



YEARS IN CHINA

詹姆斯·贝特兰 著

在中国的岁月

贝特兰回忆录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在中国的岁月

——贝特兰回忆录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著
何大基 宋庶民 龙治芳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20 号

Years In China

by James Bertram

根据与作者的安排翻译出版

翻译版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何大基

责任校对：燕桂珍

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

Zai Zhongguo de Suiyue Beitelan Huiyilu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著

何大基、宋庶民、龙治芳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010 电话：6022134 电报挂号：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75 印张 字数 130(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翻译书店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6034491

ISBN 7-5001-0232-1/K · 18 定价：4.25 元

《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 华

总主编：爱泼斯坦 高 梁

顾问：许力以 萧 乾 段连城
玛拉沁夫 赵 寻 裴克安
解力夫 毕朔望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王新善 | 许 邦 | 田家农 | 伏 琥 |
| 任鸣皋 | 沈昌文 | 李 侃 | 孟纪青 |
| 周长志 | 林戊荪 | 林尔蔚 | 林君雄 |
| 罗尔庄 | 陈休征 | 陈志强 | 陈秀霞 |
| 郝向群 | 顾子欣 | 高 梁 | 崔 烈 |
| 黄 华 | 谢善骁 | 爱泼斯坦 | 蒲华清 |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2004/3/30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做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一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做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十、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挥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 华

1990年9月

目 录

| | |
|---------------------|-----|
| 引 言 | 1 |
| 第一章 西安举事 | 2 |
| 第二章 剑拔弩张的西北 | 14 |
| 第三章 北京沦陷的前夜 | 24 |
| 第四章 通往延安的道路 | 31 |
| 第五章 华北前线 | 42 |
| 第六章 孙夫人和医药救援 | 53 |
| 第七章 讲坛政治 | 65 |
| 第八章 一辆救护车在中国 | 68 |
| 第九章 相聚在菲律宾 | 77 |
| 第十章 香港插曲 | 81 |
| 第十一章 在重庆的新闻专员 | 86 |
| 第十二章 战争前夜的香港 | 93 |
| 第十三章 山顶下的大炮 | 98 |
| 第十四章 战斗的一天 | 108 |
| 第十五章 投降 | 119 |
| 第十六章 战俘们 | 123 |
| 第十七章 工作和娱乐 | 130 |
| 第十八章 到东京的路上 | 137 |
| 第十九章 大森战俘营 | 144 |
| 第二十章 为天皇而劳动 | 151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燃烧弹..... | 160 |
| 第二十二章 | 战争结束..... | 166 |
| 编者后记..... | | 173 |

引　　言

一个获得罗得斯奖学金的新西兰学者，在中国主要做些什么呢？我在牛津三年攻读英语和现代语言，希望能从事国际新闻事业。在伦敦《泰晤士报》报社作过一番尝试，结果证明此路不通。随后我在圣保罗学院执教。这时罗得斯奖学金理事会提出，给我提供一年的补助，供我在北京学习中文和研究时局。很明显，理事会洛西恩勋爵和杰弗里·道森先生是经过研究之后向我提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建议的。对此，我当然欢迎之不暇。多年前，我的父亲，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早就希望能在中国传教。现在我可以在一个范围更加广阔的职业生涯中在中国建立一些更加广泛的联系了。

第一章

西安举事

他是个好汉子，可是太骄傲，而且不爱惜平民百姓。

——《科利奥兰纳斯》^①

1936年12月，我在北京这个北方古都燕京大学学习的第一年，日本侵略的威胁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抗议示威。

到12月12日，事态发展到要见分晓了——中国人很快把这个事件叫做“双十二事变”，他们总是喜欢把一个纪念标签加在任何一个重要日期上。那天，埃德加·斯诺和我，同很少几个外国记者一起，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走到街上，心想一早会遇到同警察发生的纠纷。那天刚好是老牌军阀段祺瑞出丧的日子。段祺瑞是臭名昭彰的皖系军阀头子，在他执掌大权的时候曾经在1926年3月下令对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学生近一百人。因为给段祺瑞送葬的队伍要开往西山一所庙宇，很多警察从城内抽走了。因此我们的朋友们满以为学生游行会比平时少受些干扰。

^① 见莎士比亚历史剧《科利奥兰纳斯》第二幕第二场。——译注

事情果然如此。虽然不出所料，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汇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霭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那天拂晓，这位委员长并没有在那被白雪覆盖的小山坡上送命，那儿与统一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陵墓相距不远。但是，在“少帅”张学良和陕西地方军人杨虎城的军队领导的事变突然爆发之后，蒋介石确实是被抓起来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在这整个密谋中，是共产党在幕后这样那样起了作用。如果真是这样，考虑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十年残酷内战，蒋介石活下来的希望看来是不容乐观的。

要了解西安事变这场公开的戏剧性事件，就必须掌握 1936 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来龙去脉。蒋介石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主宰。他不止一次地宣称：“我就是政府！”但是在他的国民党内部，有比他右、也有比他左的人。极右派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他为了安抚日本，几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循守旧、标榜儒家的右派卫道者有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即所谓“CC 派”。他们认为解决现代问

题的一切答案都可以在古代中国典籍中找到。国民党的中间派是以长江流域的地主和企业家为基础的。蒋介石玩弄权术力图抓住的就是这一中间地带。

国民党内中间偏左的是一些自由派，诸如断断续续担任财长的宋子文博士和他的妹妹、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靠近蒋介石夫人的是她的心腹、私人顾问、前澳大利亚报人端纳(W. H. Donald)。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一些持独立立场的将领和地方实力人物，他们主要是谋取自己的私利。但是，老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残余依旧矢志于继续统一战线政策，他们仍然存在着。这是一群热心肠的爱国知识分子，人们称之为“救国”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孙中山的情操高尚的遗孀宋庆龄和激进作家鲁迅以及追随他的一些上海青年。

在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剿共”战争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中国的东南部被包围的内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七年之久。到 1935 年，他们完成了转移到西北的史诗般的长征，在延安以北建立了“边区政府”。他们的兵力这时已大为削弱：长征开始时可能拥有 12 万人，这时只剩下了大约 3 万。但是他们的领导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包括强有力的三人领导班子，由经验丰富的军队司令朱德、天才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头脑冷静、足智多谋的管理人才和外交家周恩来三人组成。西安事变的消息一经传出，很快就听说周恩来到了西安，红军部队也在向南移动。

对整个世界说来，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最初，每个人都谴责举事者：在这一点上，莫斯科同东京和柏林一样，都是直言无隐的。很明显，这是一场中国的危机，它迫切要求人们作洞悉内情的报道。如果我真的是要闯进认真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话，现

在正是时候了。有没有机会到西安去呢？

有一个人对西安起事并不感到惊奇，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在陕北同共产党人一起呆了四个月，刚刚回来。他知道（很少有其他外国人知道），在这以前的六个月里，红军同少帅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休战。当时斯诺是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中国记者。他正忙于为这家报纸撰写一系列文章，这就是他的《西行漫记》一书的初步提纲。他向我说，如果我能实现西安之行，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我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还有我自己与英国的联系……

“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先生也打算代表他的通讯社前往西安。他提出想租用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可是航空公司不愿考虑，担心飞机会丢掉。当然，所有铁路线都被南京方面的封锁所切断。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为什么不试着找一找在北京的东北人？”埃德加建议说：“你们燕京大学的朋友张兆麟已经去西安帮少帅编一份报纸。去找上一个与他有联系的人。”果不其然，经过我的打听和斯诺夫妇的帮助，当晚我在电话里听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

“啊，贝先生，你好！我想你是想去西安吧？”

“当然是的。不过怎样去呢？”

“我有一个东北朋友，啊，他是周先生。他今晚就启程去太原。你认识合众社的记者费希尔先生吗？他也要去，打算从山西过黄河入陕。”打电话的人说了一个在北京西火车站会面的地点。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

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那位“周先生”——我们在火车站时钟下边匆匆同他见了一面——是个瘦瘦的有些神经质的年轻人，面带讨人喜欢的笑容。他穿着一套弄皱了的深色西服和一件皮领围着耳朵的厚大衣，头戴灰呢帽，很不协调的是，脚上套着淡紫色的鞋罩。他同费希尔先生一起乘坐二等车厢，装出是费希尔的秘书的样子。我去得太晚，只得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卧铺票。同房间的是一个发福的中国商人，火车还没有离站便在下铺打起鼾来了。

我们的路线是沿京汉路南下，到铁路枢纽石家庄，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支线穿过两省交界的山区去山西省会太原。这个铁路枢纽由东北军驻防。太原则是由独树一帜、诡计多端的山西省长闫锡山的部队驻防。我们在凌晨到达石家庄，被万将军属下戴有皮毛帽子的军官送到一家西式铁路饭店的上等房间。房间里面的双人床两头都镶有挑逗人的镜子。“周先生”很高兴又同他的朋友们到一起来了。看来这支驻军是很坚定地支持少帅的。

我们在大理石贴面的桌子上摊开地图，选定从陆上去西安的路线：沿窄轨的山西铁路南行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然后西行穿过一片开阔田野到黄河。“周先生”仍然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得知，次日将有一架飞机来太原，载着少帅派来的代表团，企图劝说闫锡山参加他的西安起事。如果走运，我们也许能求得一个方便，让我们搭上回西安的飞机。

我们乘坐的小火车气喘吁吁地从石家庄出发，在陡峭的娘子关山间窄道上向上爬行，两边是幽暗的悬崖，崖顶上显眼地屹立着万里长城南段的雉堞。将近傍晚时分，火车喘着气把我们拖进了太原。悬挂着褪色的窗帘、有着宽敞而高大的客房的山西大酒店整整占了广场的一面。黄昏时的归鸟在放声啼叫。我们要了一个可以

住下我们三个人的套间。麦克·费希尔出去落实去西安的飞机，“周先生”洗澡去了。他很快就回到房间，容光焕发，充满自信。

“告诉我，”他沉思地说，“今晚我是否应该去见见闫锡山省长？也许我能够说服他站到我们一边来。”对于他光凭口才就能说动这个经历过那么多军阀混战和纵横捭阖的老滑头，我表示了怀疑。这时“周先生”吐露了他的底细。

原来“周先生”是一个头上悬着很高赏格的通缉犯。他前两年是少帅的亲信私人秘书，属于一个在“双十二事变”前几个月特别活跃的东北极端激进派小组织。他本人曾经在东北军事学院的一次集会上慷慨激昂地攻击蒋介石，甚至公开谈到要搞暗杀。逮捕他的命令下来之后，他逃离了西安。

我记起了一条关于一个名叫苗剑秋的著名狂热分子的新闻，与他说的情况吻合。此人后来一直在中国报纸上被说成是最危险的叛乱头领。“周先生”伸出一个手指敲敲自己的鼻子，带着坦率的骄傲说：“我就是苗凤夏，苗疯子！”

这是一个难题。太原警方还没有来检查我们的证件，但是任何时间都可能来。麦克回饭店时带来了去西安的飞机没有多余座位的消息，他听到我们正窝藏着这样一名被严令通缉的逃犯，不禁唉声叹气起来。他那个美国通讯社的身份是经不起这样冒犯南京政府的，于是我们商量好等警察来时，“周先生”要变成我的秘书，而不是他的秘书。在那个我现在看来纯属惊慌失措的时刻里，我把埃德加·斯诺写给毛泽东的信烧掉了：如果这封信被查出来，埃德加和我都会很不好办，而且那就等于在苗剑秋的死刑命令上签字。

我们用过晚餐后，警察来了——两名穿制服的宪警和两名便衣侦探。他们很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但是没有搜身。麦克决定留下来采访闫锡山，然后设法到铁路干线上的潼关。苗和

我决定作一种战术性的退却,回到石家庄那个友好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安排前往黄河的路线。我们两人有一间单独的头等车厢房间,苗利用返回石家庄的机会向我详细介绍了少帅张学良的生平,特别是近来他在性格和生活方式方面发生的变化。

在 30 年代,张学良被人们普遍看成丢人现眼没出息,一个性情暴躁的军阀父亲养了一个拆烂污的纨绔子弟。“老帅”张作霖在沈阳附近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年轻的张学良年方 28 岁,作为东三省,即西方所说的“满洲”的继承人,接管了权力。他只得到了三年时间来建设铁路、工业和兵工厂,日本人就断然把他赶出了他的世袭领地,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来自做“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少帅成了满洲沦丧的替罪羊。人们说,他的军队不中用,不能打仗,他本人是懦夫、堕落者和鸦片鬼。1933 年,日本军队南下进入热河,中国仍然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张学良在保定见了委员长,向他的这位“大哥”递交了一封表示自责和要求辞职的可怜巴巴的信。他获准离职旅行和“出洋考察”(这是暂时免职的一种公认方式)。

他出国之前,与他有多年关系的老牌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坚持要他接受上海一个外国医生为他戒毒。这次治疗收到了效果,在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的陪同下去意大利的海上旅行恢复了他的健康。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遍游欧陆。到 1934 年初返回中国时,他变成了一个比较老练和有魄力的年轻人。

随后,这位少帅被任命为华中和华北“剿匪”副总司令,他的总部先设在汉口,后迁到西安。这意味着在消灭共产党的重大行动中他实际上成了仅次于委员长的第二号人物,在中国国内政治角逐中成了一个颇有分量的人物。他们军队仍然不可轻侮——在这个国家里,这是最大的一支只对一个人效忠的军队。这些军人和跟随他们一起来到西北的东北家属和学生热切地盼望有机会反击日本